

清宮三十朝演義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四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第五十一回 燕瘦環肥國外選色 偷寒送暖宮內納姬

却說嘉郡王平日和那班文學大臣親近，頗懂得詩書，舉動也文雅，性情也方正；自從這一次游過喇嘛廟以後，頓時把他一點孩兒的心腸引邪了。這時大家忙着預備慶祝萬壽的典禮，也沒有人去留意他；不知怎的，他和一個漢章京姓候的小姐好上了，兩人常常背着人幽期密約，暗去明來。後來給章京知道了，索興把他女兒悄悄的送進郡王府去，嘉郡把他藏在府裏，朝夜尋歡。合府的人都稱他侯佳氏；後來郡王娶了喜塔臘氏以後，把侯佳氏封做嬪，那時還有一個漢女，選進宮去的劉佳氏，封做妃，一個鈕祜祿氏，封做貴妃。這都是後話。如今且說乾隆帝到了萬壽的這一天，在萬樹園裏受內外臣工的覲賀；這時熱河行宮裏，樹頭屋角，都紮成壽字燈綵。萬樹園闢出五條寬大的甬道來：正中一條，是宗室王公；左首一條，是滿蒙親王貝勒；第二條，是西藏廓爾喀同準兩部的藩臣；右首第一條，是英法俄荷各西洋使臣；第二條，是本朝鮮越南緬甸各國王。各分着班次，左右侍立；好似天平山上的石笋一般，靜悄悄直挺挺的。偌大一陣園林，站得沒有一方空地。那外國使臣，革靴高帽，站在領頂輝煌的許多大臣中間，煞是好看。英法各國使臣，原不肯跪拜的，祇因要求和中國通商，也勉強隨班跪拜。皇帝看了，十分歡喜，便在園內賜宴看戲；熱鬧了三天，纔各各告辭回去。乾隆帝這時，忽然又想出一個新鮮玩意兒來：原來乾隆帝是很好色的，他到

熱河雖新收了許多妃子，內中要算喀沁妃和塔固妃最寵愛的了；後來他見各部藩王帶來的女眷都打扮得異樣風流，尤其是那西洋女子，長得天然白淨，風度翩翩。皇帝不知不覺厭棄自己的妃嬪了，便暗地裏授意給和珅，說中國皇帝受萬方子女玉帛的供養，如今玉帛有了，獨少那女子。如今朕須選幾個外藩的子女進來，養在行宮裏，朕早晚和他們盤桓着，也可以采風問俗，和珅受了這個旨意，格外高興，同相府去和他的親信幕友計議着。那幕友便獻計，先打派人到四處去採選外藩秀女，一面在行宮裏趕造起一座列豔館來。不到半年工夫，那房屋也造成了，美女也送到了。皇帝在如意洲裏，召見各美女。如意洲原是乾隆帝和妃嬪尋歡樂的地方，裏面有一座鏡廳，四面嵌着落地的大玻鏡，人走在裏面，照在鏡上，立刻化成十多個影兒。皇帝在這裏面看美女，那班美女，有的從蒙古選來的，有的從滿洲選來的，有的是從朝鮮選來的，有的從準喀爾選來的，有的從回部選來的，有的從西藏選來的，有的從日本選來的，有的是從琉球選來的，有的是從安南選來的，有的是從緬甸選來的，有的是從暹羅選來的，有的是從南洋羣島選來的，也有從印度選來的。一共是十三處地方，每處兩位美人，一正一副。皇帝一一傳到御座前去，細細賞識一番。每喚進一個美人來，由宮中的管事媽媽上去，解開他的衣襟，搜檢一番，纔許他近御座去。又有領班的保姆，教導他聽拜的禮節。那班美人，也有濃脂豔粉的，也有淡粧素抹的；他們初近天顏，都有些羞怯的樣子。皇帝却和顏悅色的問他們的話，有不曉話的，由通事女官在一傍傳話。皇帝看到合自己心意兒的美人，便親自伸手去扶他起來，拉近身去，看他的手臉。內中有一位日本美女名千代子的，長得柔媚肥

豔；一個印度美女，長得俊俏活潑，一個西洋美女，長得白膩苗條，最叫人看了動心。當夜皇帝便把三位美人留下了，在如意洲中，一連七天，不放出來。後來聖旨下來，封西洋美人爲列豔館第一妃，千代子是第二妃，印度美人是第三妃。後來皇帝獨幸第一妃三天，纔到列豔館去，遍幸諸美女。講到那列豔館，又稱魚台行宮，外面造着十幾座院子，每一座院子，住着一處的美女。中央造着賞豔行宮，皇帝每天住在賞豔行宮裏，把那各處的美女，一個一個輪流着傳喚進去臨幸。每臨幸一個美女，仍照着宮中舊例，把那美女上下衣裙脫下，那管事太監，拿一件大氅，把美女的身體一裹，背到御榻前，揭去大氅，那美女投身坑上，從皇帝腳邊爬上去，並頭睡下，內中有幾個美女不慣的，祇因害羞，便悄悄的去吊死在院子裏。管事太監奏明了皇帝，把屍身背出去，便在園後面葬了。有時皇帝高興，便親自到院子裏來看望美人。那院子裏的裝璜，完全依着美人在家鄉的格局。有時美人們想起家鄉的食品器物，和珅便打發驛卒，千里萬里外去採買回來。皇上最愛到第二妃院子裏去，那院子紙窗木屋，纖潔無塵，進門便是坑，一走進屋子，便脫下靴子，倒在坑上，拉着那千代子，什麼都玩了出來。後來給第一妃知道了，心懷怨恨，他觀着皇上不在院中的時候，趕過去揪住千代子的頭髮，兩人在坑席上廝打起來。宮女們急報與皇上，皇上親自來喝住，又拉着第一妃的手，到他院子裏去住宿。那第一妃的院子，一式西洋裝扮；第一妃又親自做着菜，孝敬皇上吃着，別有風味。皇帝在他院子裏，又住了三夜。到第三夜上，那皇上正好睡的時候，忽然那千代子手裏拿着東洋刺刀，跳進屋子來行刺；那西洋妃子急舉手攔時，那東洋刀是有名鋒利的，早把那西洋妃子的右臂削去了。

皇帝大驚失色，內侍們趕來，把千代妃子擒住；皇帝大怒，喝叫推出宮門腰斬。那春阿妃知道了，便連夜來見皇上，勸着皇上道：「那班美人來自四夷，野性未馴，皇上萬乘之軀，當自己保重，不可過於留戀，免遭非常之禍。」這一番話，說得有情有義，皇上見了春阿妃，不覺想起舊情，便又臨幸到春阿妃宮中去。從此皇上對於列豔館的性子也淡了些。這時候又到殘冬，明年春天，有兩件大事，不得不回京去。怎麼兩件大事？一件是嘉郡王大婚；一件是四庫全書鈔寫完功，須得乾隆帝親自去察看一回。當時便帶了幾個寵愛的妃子，從熱河回鑾進京。第二年便是嘉郡王大婚之年，嘉郡王娶的幾個妃嬪，前面已經說過，祇因他是皇上最寵愛的皇子，乾隆帝特賞一座郡王府，府中房屋寬大，陳設精美。到大婚這一天，自有一番熱鬧。那喜塔臘氏，又長得美豔豐潤，夫妻兩人，却也十分恩愛。這一年，因郡王大婚，宮中的買賣街，特意延長到三月；乾隆帝每天帶着新媳婦和幾個得寵的妃嬪，在街中游玩。這時和孝固倫公主已是十六歲了，皇上格外寵愛他，也帶他在宮裏天天逛着買賣街。那公主舉動活潑，語言玲瓏，皇上常常逗着他玩笑。這時和珅也陪在一傍，起初公主見了，不免有害羞的樣子；乾隆帝吩咐他去拜見丈人，從此以後，公主見了和珅，便喚丈人和珅也常常逗着他說笑。有一天，皇帝一手拉着公主逛買賣街去，和珅也陪在一傍，那公主一瞥眼見估衣店門口掛着一件大紅呢氅，心中十分愛他，悄悄的對皇帝說，要買他。皇帝笑說道：「可向你家丈人要去，那和珅聽了，忙進店去，化了二十六兩銀子買來，親自替公主披上身去。這時公主還是男孩子打扮，披着氅，越顯得面如滿月，唇若塗脂。皇帝笑說道：「你駙馬俊得好似女孩兒，你却越法像男孩兒了！公主聽了，羞

得把頭低下去不說話。皇帝又說道：「今天怎的雞哥兒封了嘴了？公主聽了，把頭一扭，一轉身溜到別處去了。買賣街停了市以後，皇帝便忙着編四庫目錄。這時總纂大臣是紀曉嵐，皇帝因要他代做序文，又怕給人知道，便把紀曉嵐留在宮中御書房裏，兩人常常商量着，如何編制，如何措詞。誰知這紀曉嵐年紀雖有六十歲了，但他天生的陽體，一天不見女人，那身上渾身不舒服，好似害大病一般。這時紀曉嵐宿在宮中，已有四天，每夜孤淒淒的一人睡着，渾身骨節脹痛，筋肉抽動。到了第四天上，忽然眼珠直暴，紅筋滿臉，終日祇得彎着腰不敢直立起來。乾隆帝看了，十分詫異，問他：「害什麼病？」紀曉嵐慌得忙爬在地下，連連磕着頭，把自己一天也不能少女人的話說出來。乾隆帝聽了，哈哈大笑，隨手把他扶起，吩咐他在書房裏養息一天。到了天晚，平日是太監來替他疊被鋪牀的，這時忽然進來了兩個絕色的宮女，見了紀曉嵐，行下禮去，把個紀曉嵐慌得手足無措。那宮女行過了禮，笑盈盈的上去替他疊被鋪牀。紀曉嵐連說：「不敢勞動。這兩個宮女好似不會聽得一般，看他疊好了被，一個宮女上來扶他上床去，一個宮女替他鬆着鈕扣。紀曉嵐急得退縮不迭，連說：「不可！不可！給皇上知道了，說我在宮中調戲你們，那時不但你們的性命不保，連我這條老命也要保不住了。那兩個宮女一邊拉他上牀，一邊嗤嗤的笑着。紀曉嵐這時，既無處躲避，又不敢聲張，祇得聽這兩個宮女擺佈去。那兩個宮女，一邊說笑着，一邊替着他脫去衣帽鞋襪，扶他上牀去睡下。看看那兩個宮女，依舊不想出去，竟卸下簪環，脫下衣衫來，並肩兒坐在牀沿上，要鑽進被窩來了。到這時，紀曉嵐不能不說話了。便坐在牀頭，連連向兩個宮女打恭作揖，說道：「求你們兩位出去罷，這件事是萬萬

動不得的可憐我一個窮讀書人，巴到這大學士的位分，也不是容易事體。如今這一來，明天傳出宮去，豈不是全毀了？不但我一生功名性命都毀了，便是你兩位小妞妞的名節也毀了。再俺們今天這一來，明天可還想活命嗎？求兩位小妞妞饒我一條老命罷！趁早沒人知道，悄悄出去罷。倘然給公公們一知道，便不妙了。這兩個宮女說也奇怪，任這紀老頭兒再三哀求着，他們總自己做自己的，慢慢的看他們脫去外衣，露出裏面的銀紅小襖兒，下面蔥綠綢褲子。骨篤一鑽，鑽進被窩來了。紀曉嵐到了此時，也是無可奈何，只得學老僧入定的法子，閉上雙眼，眼對鼻，鼻對心，直挺挺的睡了。無奈這兩個在被窩裏兀是悉悉索索的亂動，一回兒替他撻着腿兒，一回兒替他捺着胸口。最可惱的，便是那一陣陣的脂粉香氣，送進鼻管來，叫人欲睡不得。正在萬分窘急的時候，忽聽得窗外一聲喊道：萬歲爺有旨，命紀曉嵐年老，非人不暖，特賞宮女兩名，在御書房中伴宿，以示朕體貼老臣之至意。欽此。那紀老頭兒顫巍巍的爬在地下，聽過了聖旨，謝過了恩起來，心纔放下。當夜一宿無話，第二天起來，精神十分清爽。乾隆帝出來，紀曉嵐又跪下來謝恩。皇帝笑問道：怎麼樣？這兩個宮女還不覺討厭？紀曉嵐又連連磕着頭。從此以後，這兩個宮女終日伴着紀曉嵐在御書房裏添香拂紙，疊被鋪牀。直到他編書完成，退出宮來，乾隆帝便命他把這兩個宮女帶回家去，算是姨太太。北京的人都說紀曉嵐奉旨納妾，紀太太看了，也無可奈何。接着又是和孝固倫公主下嫁，京城裏又是十分熱鬧起來。先在東大街造一座駙馬府，十分高大，是皇上賞賜的；屋子裏陳設，十分精美。和珅有的是錢，暗地裏又添了三十萬銀子，在駙馬府裏造着一座大花園。因為清宮定例，公主雖嫁了駙

馬，夫妻兩人，不常有得見面；公主住在內院，駙馬住在外院。和珅怕他兒子住在外院氣悶，便造了這一座大花園，窮極樓臺之勝。到了大喜這一天，公主辭別皇上皇后，又辭別生母魏佳氏，出宮來到了駙馬府中。那和珅夫妻兩人對着媳婦朝拜過，行過了大禮。府中大熱鬧了三天。公主左右，自有保姆侍女伺候着。這位公主，性情是十分活潑的；他見駙馬新婚的第一天和他同過房以後，便去住在外院子裏，一連幾十天，不得見面兒；他便吩咐侍女去宣召駙馬進來。誰知却被保姆攔住了，說是本朝規矩，公主不能輕易宣召駙馬。公主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耐性守着。看看過了三個月，公主又去宣召駙馬，又被保姆攔住，說：公主不識羞。公主氣得哭了，要進宮去奏明父皇，自己又是出嫁的公主，不能輕易進宮去；況且夫妻倆的事體，如何可以對父母說得。後來到底由駙馬化了五千塊錢，保姆纔放他進內院去，夫妻團圓了一回。從此以後，他夫妻兩人要見一面兒，保姆總是百方刁難，總得給他錢，纔能通過。這是清宮從來做公主的，都嘔這個氣的。這且不來說他，如今再說乾隆帝這時，年紀已在六十以外，對於女色的事，自然差了一層；祇是歡喜微行。他沒有事的時候，常常離開宮女內監們，穿着便衣，私自出宮來，四處閒玩。這時有一個楊瑞蓮，是梁詩正的親戚；他仗着梁詩正是皇帝親信的大臣，常常到京裏來求差使。梁詩正嫌他人太鄙蠢，又沒有學問；祇寫得一手好字，真草隸篆，都寫得不差。便給他說到西清古鑑館裏去，充一名寫官。那楊瑞蓮到了館中，辦事却十分勤謹；往往別人不做事體的時候，他總是埋頭寫字。這一天，正是八月十三，館裏的人，跑得一個也沒有；祇有楊瑞蓮一個人閒坐着。忽然來了一個很威嚴的老頭兒，踱進屋子，向楊瑞蓮點頭微

笑；楊瑞蓮不知他是什麼人，祇因自己位卑職小，便站起來迎接他。那老人靠窗坐下，見屋子裏沒一人，便問道：「這些人到什麼地方去了？」楊瑞蓮回說：「今兒是十三，他們都趕考去了。」那老人問：「你為什麼不去趕考？」答道：「人都走完了，倘然有內廷寫件傳出來，叫誰承辦呢？因此俺願意丟了功名不要，在這裏守着。」那老人點頭說好。又說道：「你這樣認真辦公，怕不將來一樣得了功名。」又問他名姓籍貫，那楊瑞蓮一一說了。正說話時，祇見十數個太監，慌慌張張的走來，爬在地下，說：「請萬歲爺回宮。」楊瑞蓮到這時，纔知道這老人便是當今乾隆帝，慌得他忙跪下地去叩頭，直到皇帝去遠了，他纔敢爬起身來。到了第二天，他跑到梁詩正那裏去；梁詩正正在朝裏，還不會回來。停了一回，梁詩正回來了，見了楊瑞蓮，笑盈盈的對他說道：「老兄好運氣！今天皇上對我提起你來，說你辦事勤慎，字又寫得好，已有聖旨，欽賜你舉人，選你做湘潭縣官去呢。這一樂，把個楊瑞蓮快活得忙向梁詩正打躬作揖，說：『多謝大人栽培！隔了幾天，果然聖旨下來，放湘潭縣知縣。』誰知那楊瑞蓮一到了任，便出奇的貪起賊來，名氣十分壞，連京裏的御史也知道，便參了他一本；接着又是湖南巡撫，因為楊瑞蓮不肯替他寫字，心中含恨，便也上一本奏摺，說他貪佞不法。誰知乾隆帝看了他們的奏章，却笑說道：『楊瑞蓮是老實人，朕所深知；他們所奏的，朕一概不准。』後來還是梁詩正祇怕拖累了自己，便暗地寫信去，勸楊瑞蓮自己告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乾隆萬壽，執玉帛者萬國，懷柔遠人，威極一時。彼乾隆帝不於此聯絡邦交，而擴充其帝國事業，使事選色徵歌，不獨貽譏外邦，且聲色徵逐，亦足以消沉素氣。惜乎彼一代之雄士不悟也！

帝王家原無骨肉情，惟乾隆帝能打破此末節，日率兒媳游買賣街，即固倫公主向阿公索呢氅，亦深得家人風趣。惜乎後之帝王，動輒格於禮儀，而骨肉如路人矣！即此一端，亦願世世不生帝王家也。紀曉嵐一代儒臣，而亦不能制片刻之慾。天理勝人欲，此是宋儒之迂論。人欲本無善惡，發乎其不得不發，止乎其不得不止，私慾感者亦無妨於公理。其行事不顧公理，舉念不存公道者，雖無所欲，亦不得謂之完人。

第五十二回 老頭子紀的妙解 女孩兒福公祝壽

却說乾隆帝有一種古怪脾氣，凡是他相信的人，任你如何橫行不法，便是親眼看見，也總是說他好的。那楊瑞蓮，還是一個小貪官，獨有那和珅，却是越老越貪。他常常派自己親信的家丁，到江南湖廣各省去敲詐勒索，那沿路督撫大員，迎接和相國的家丁，好似迎接皇上一一般。這種風聲，傳到京裏，那班御史老爺，誰敢說一句閒話？獨那劉相國，他是正人君子，便忍不住奏了一本，說和相國在外面如何招搖撞騙，貪贓枉法。乾隆帝看了，便勃然大怒，說劉相國有意挑撥，把他傳進宮去，當面訓斥了幾句。劉相國磕着頭出來，把他氣得鬍子根根倒豎。那嘉郡王却十分敬重劉相國的，便親自到相府去勸慰了一番。說起和珅，嘉郡王說道：「這個好賊！小王總有一天收拾他。」當時嘉郡王悄悄的打發人到各省去，把和珅家人在外面招搖納賄的事體，一樁一樁的察訪出來，記在冊子上，預備將來查辦他。可笑那和珅還睡在鼓裏，他見皇上歡喜嘉郡王，也天天在一傍稱贊嘉郡王如何忠孝勤學，那乾隆帝聽了，越是高興。便和和珅商量，說自己年紀

已老，打算趁此餘年，享幾日清福，把這皇位傳給嘉郡王。和珅聽了皇上的話，也竭力慫恿他；意思如今他幫了嘉郡王的忙，他年嘉郡王登了皇位，少不得也要算他一位開國元勳，自己的權勢，立於永遠不敗之地。乾隆帝雖打定主意，又因自己皇子衆多，一朝宣佈出去，怕要鬧出亂子來，便吩咐和珅暫守秘密，如今是乾隆五十七年，須要到六十年上，纔下這讓位的聖旨。如今下諭，先把毓慶宮修理起來，命嘉郡王帶了家眷，搬進宮裏去住，是防備意外的意思。又親筆寫繼德堂三個字的匾額，給嘉郡王懸掛在宮中，是暗藏着傳位的意思。那嘉郡王見父皇在他身上如此費心，不知是禍是福，又不好問得。心中正惶惑的時候，忽然傳說和相國請見；嘉郡王因他是一個貪官，十分看他不起，平日也少和他來往。如今聽說他親自上門來求見，心中覺得詫異；又因他是父皇第一個親信的大臣，又不好意思慢他得，祇得迎出去相見。那和珅見了嘉郡王，搶上來打一個躬，開口便說：恭喜王爺！接着袖裏拿出一個玉如意來，雙手獻上。嘉郡王接了如意，心中越法詫異。原來當時宮中規矩，凡是秀女們點中了封妃子，妃子們點中了封皇后，那向他賀喜的人，不便明說，見了面便獻一個如意；一來是向他賀喜的意思，二來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給他的意思。如今和珅要討嘉郡王的好，便來獻這個如意，也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的意思。嘉郡王見了如意，便說道：小王有什麼喜事，却要煩相國的駕？那和珅接着，又打了一個躬，悄悄的說道：王爺還不知道嗎？如今皇上已內定傳位給王爺了。王爺倘然不信，祇看皇上親手寫的繼德堂三字，這繼德二字，明可以明白了。皇上昨天曾和下官商量過來，打算到六十年上，讓位給王爺；所以把王爺預先留在宮裏。嘉郡王聽了，心中雖

止不住歡喜；但因爲和珅與聞這宮庭的機密事體，心中越法嫌惡他。當下免不過說了幾句感謝的話，把他送了出去；同進宮來自言自語的罵道：「這個老奸賊！他到俺手中來賣弄玄虛，將來總要他看俺的手段。」這裏和珅從毓慶宮出來，心想俺如今已巴結上新皇帝，將來的祿位，可以無憂的了。祇是老皇帝待我幾十年恩寵，如今他快要退位了，俺也得要想一件事體出來報報老皇的恩德。他回府去，把自己這個意思，對幕友們商量了一番。內中一個胡師爺，獻計道：「當今皇上，是好大喜功的。他如今的傳位給皇子，也是要學堯舜禪讓的故事。如今相爺不如上一本奏摺，先稱頌皇上一番，再奏請交翰林院編一本紀皇上功勞的書，爲傳名萬代之計。」和珅聽了胡師爺的話，不覺拍掌稱妙。當下便由胡師爺擬了一個奏章，第二天早朝，和珅當殿遞上。奏章上大概說：「皇上登極六十年以來，海內澄清，功蓋寰區，宜舉行登極周甲慶祝大典；命內閣翰林院編撰紀功書冊，曉之下，傳之萬世。起初乾隆帝看了奏章，謙遜了一番；當時文武百官，誰不願討皇上的好？便你一本我一本，都跟着和珅奏請皇上舉行慶祝大典，又交文學大臣編撰紀功書冊。後來和珅又獨上一本奏章，說皇上登極以來，有十件大功。兩同打平準部，第一同是班弟阿睦爾撒納承常薩賴等將軍擒準部瓦達齊，第二同是兆惠成衮札布將軍驅逐阿睦爾撒納，一同打平同部，是兆惠富德等將軍殺大和卓木博羅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兩同打平金川，第一同是定西將軍阿桂攻取小金川，第二同是海蘭察額森特海祿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一班大將攻取大金川，招降索諾木，一同平定臺灣，福康安海蘭察兩將軍，柴木紀參贊，破天理會，會頭林爽文被逼死，一回招降緬甸，經略使傅恆將軍阿

桂阿里等，打敗緬甸兵，緬甸王求和進貢；一回收服安南福康安打平安南兵，封安南王；一回收服廓爾喀，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帶兵攻打，六戰六勝，廓爾喀酋長投降；一回收服貴州苗子，經略張廣泗，打平貴州西南苗子，殺死五千人，活捉五千人。這十回戰功，都是皇上親授機宜，恩威並用，因此頒發交翰林院，把這十回戰功，詳細紀敘。一面由百官們共上尊號，稱為十全大帝。聖旨下來，紀功書着交和珅紀文達率領南齊各翰林詳細紀敘，不得過事鋪張；至上尊號一節，着無庸議。那班文學大臣得了這個聖旨，便忙得起草的起草，修正的修正，繕寫的繕寫；那乾隆帝也常常親自到南書齋裏來察看。南書齋裏，以紀曉嵐爲首，凡是皇帝進出起坐，都是紀曉嵐陪奉着。看看到了大熱天氣，禮部紀功書，快要完功；紀曉嵐是怕熱的，爲了這編纂的事體，他祇得忍着熱，天天到南書齋裏來督看着。他每到午後，打量皇帝不出來了，便赤膊盤膝，高坐在匠牀上，拿着一柄大蒲扇搖着風，嘴裏還嚷着熱。有一天，他正脫去衣裳，把辮子盤在頭頂上，正盤到一半的時候，忽聽得院子裏有噫噫幾聲喝道的聲音，知道皇帝來了，慌得那班翰林，各在坐位上站了起來，低着頭候着。那紀曉嵐諒來也穿不及衣服了，他一時無可躲避，急向匠牀底下一鑽，屏聲靜息的縮着。祇聽得一陣靴腳響，乾隆帝和和珅說着話，和珅又說了許多恭維皇上戰功的話。乾隆帝又吩咐：「這紀功書編纂完了，趕着再編六巡江浙的游記。」從十六年辛未起，到四十九年甲辰止，奉太后游行四次，率領諸皇子游幸兩次。辛未年丁丑年兩趟，是查察河工；壬子年，是定清口水誌；甲辰年，是改過陶莊河流。庚子年，是察看海寧石塘；甲辰年，是察看浙江接造的石塘。着和珅、紀曉嵐兩人，督率各翰林，細細的編纂。

總須實事求是，不可過意鋪張，那和珅聽了，口稱領旨。接着皇帝問道：紀曉嵐到什麼地方去了？那領班的大臣奏稱：有私事去，去便來。乾隆帝又問：這部紀功書定了名目沒有？和珅奏稱：暫時定名十全大武功記。乾隆帝聽了，呵呵大笑，說道：如此說來，朕便稱作十全老人罷！接着皇帝便下座來，走到各大書桌前，隨手翻着看那文稿。這時滿屋子靜悄悄的，連咳嗽聲兒也沒有。紀曉嵐這時爬在匠板底下，氣悶得利害，那汗珠兒似雨的直淋下來，熱得他撐大了嘴喘着氣，半晌半晌，他側着耳聽聽，外面毫無聲息，認做皇帝已經去了。他再也忍不住了，便伸出頭來，大聲問道：老頭子去了嗎？把滿屋子的人，齊嚇了一跳。乾隆帝也十分詫異，連問：誰在那裏說話？嚇得大家不敢說話。到底是和珅的胆大，同奏說：聽去好似紀曉嵐的口音。乾隆帝轉過身來，對着匠牀喝問：誰在裏面？祇聽得匠下面有人說道：臣紀文達在匠下。皇帝問：爲什麼不出來？紀曉嵐同奏說：臣赤身露體，不敢見駕。乾隆帝說道：恕你無罪，快出來說話。那紀曉嵐聽了，巴不得一聲，從匠牀下面鑽出來。紀曉嵐身體又長得高大，爬了半天，纔出來；看時，他上身赤着膊，渾身汗珠兒淌着，滿黏着灰塵泥土。乾隆帝同上匠去坐下，紀曉嵐嚇得祇是跪在地下磕着頭。隔了半晌，乾隆帝冷冷的問道：你這老頭子三字，大概是取朕的綽號嗎？紀曉嵐不敢做聲。乾隆帝又說道：你是文學侍從大臣，肚子裏是通的；如今且把這老頭子三個字講解給朕聽聽，若講得不差，便恕你無罪。那紀曉嵐到底是和皇帝親近慣的，便大着膽奏說道：皇上莫惱，且聽臣解說。老頭子三字，是京中喚皇上的通稱。皇上又稱萬歲，這不是老嗎？皇上是一國的元首，這不是個頭嗎？皇上又稱天子，這不是個子嗎？老頭子三字，是尊敬皇上的稱呼，

並不是排榜皇上的綽號。紀曉嵐說到這裏，乾隆帝忍不住說他解說得好。從此以後，這老頭子三字，宮裏人人喚着。乾隆帝有時聽得，也不生氣。一轉眼，到了乾隆六十年，那乾隆帝暗暗的把讓位的典禮籌齊。這年九月初一早朝，衆大臣在勤政殿上朝，乾隆帝下諭說：朕即位之初，便對天立誓，如能在位到一周花甲的年數，便把皇位傳給太子，不敢和聖祖在位六十年的數兒相同。如今已是乾隆六十年了，朕已遵照列祖的成例，把太子的名字寫好，預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額後面。便立刻派滿漢兩位相國，帶同內監們，到正大光明殿上去，把那儲藏太子名字的金盒拿下來，當殿打開來看，見上面寫着：冊立皇十五子嘉郡王顥琰爲太子。以乾隆六十一年爲嘉慶元年。有承宣官當殿把詔書讀過，文武百官，一齊跪賀過退朝下來，又趕到毓慶宮去賀太子的喜。那嘉郡王一面接過詔書，一面接待衆官員，又自己對衆人說了許多德薄寡能的客氣話。百官退出宮以後，忙趕到父皇宮中去謝恩。那時太子的生母純佳氏，已封爲第一貴妃，見了他兒子，又勸勉了一番。到了第二年元旦早朝，乾隆帝御太和殿，行過禪位禮，把那傳國寶璽，親自授給嘉慶皇帝，稱做仁宗睿皇帝；又尊乾隆帝爲太上皇帝。嘉慶雖說做了皇帝，那臣下上奏章，都稱着太上皇。皇上所有一切奏章，都煩送給太上皇閱看。便是那軍國大事，也煩由嘉慶皇帝去請過太上皇的訓，纔可以執行。因此這位嘉慶帝，却十分不自由。在嘉慶帝是很孝敬太上皇的，便也不以爲意。這一年是太上皇八十六歲萬壽，不但文武百官都來賀壽，便是那滿蒙回藏各盟旗的貝勒台吉，以及各外國使臣，都來上壽。皇上下旨，在太和中保和三個大殿上賜宴；又召集各省官紳，年在六十歲以上的三千多人，

在圓明園中舉行千叟宴。太上皇在宮中，帶領妃嬪皇帝皇后各皇子福晉開一個家宴。嘉慶皇后便是喜塔臘氏；當時皇后拜過太上皇的壽，太上皇便親自將孝賢皇后遺留下來的東珠帽珠和東珠朝珠賞給喜塔臘后，又把許多珍寶賞給各皇子福晉。這時祇有那春阿妃還活着，陪坐在一傍。太上皇見了春阿妃，想起從前少年時候許多風流韻事，便忍不住傷心起來。正淒涼的時候，忽然外面太監捧進一個小楠木盒子來，說是兩廣總督福文裏孝敬太上皇的小玩意兒。嘉慶帝看了，不知是什麼東西，忙吩咐太監打開盒子來一看，見裏面一座小屋子，屋子中間擱着一座小屏風，屏風前面有一張書桌，桌上筆墨紙硯，都擺設齊全；盒子後面安着一個小機括，把那機括輕輕一轉，忽然屏風後面轉出一個西洋女孩兒來。先走在屋簷口，向外行過三跪九叩首禮，轉身過去，站在書桌前面，慢慢的拂着桌子，又注水在硯池裏，磨着墨。從書架上取下一幅硃砂箋來，鋪在桌子上；又有一個碧眼紅髯的外國人，從屏後踱出來，手裏拿着筆，蘸着墨，在紙上寫萬壽無疆四個字；接着，第二行又寫萬壽無疆四個滿字。寫完了，那機括也停住了，盒子裏的人也不動了。太上皇看了，十分歡喜，忙吩咐賞福文裏十萬兩銀子；又御筆寫一個壽字，下面注着十全老人的款字，一并賞給福文裏。那福文裏雖得了太上皇的賞賜，他因為造這個小玩意兒，化去的銀子，也不下十萬；裏面還送了一個人的性命。原來造這玩意兒的，是福文裏衙門裏的一個親隨；那親隨原是文襄的心腹，他知道總督要打算送太上皇一封出色的壽禮，那親隨原有小聰明的，他早在半年以前，天天爬在屋頂上，拿一疋布緊緊的紮住他自己的頭想着。今天想，明天想，居然被他想出這巧妙的玩意兒來。他

關着們，細細的造成了，便去獻給總督看。福文裏看了，十分稱贊；看那萬壽無疆四個字，祇有漢字，怕太皇上看，不歡喜，又吩咐那親隨加上滿字。那親隨又爬上屋去，想了二十多天，便給他想通了機括，加上滿字。福文裏也十分歡喜，便賞他二萬銀子。那親隨雖得了銀子，一時裏却把他的聰明用盡，從此便癡癡默默，回家去不上兩個月，便一病死了。這裏福文裏特打發人把這玩意兒送進京去。第一種關口，逃不過那和珅的手，化了五萬銀子，纔替他送進宮去。誰知那寧壽宮總管太監，又向他要錢。說：倘然不給錢，那機括走到萬壽無第三個字上停住了，那時太上皇動了氣，俺却不管。福文裏聽了害怕，便也送他三萬銀子。這種情形，嘉慶帝統知道；他早已要着手查辦和珅了，祇因礙着太上皇的面子，祇得暫時忍着氣。但他因為從前和珅遞過如意，便也嫌惡如意這樣東西。滿洲風俗，凡是過年過節，一班王公大臣，都要遞一柄如意，算祝頌他一生如意的意思。到了嘉慶帝手裏，便特意下旨，禁止遞如意的禮節。他諭旨裏有兩句道：諸臣以為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那文武百官接了這個諭旨，見皇上痛恨這個如意，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祇得奉旨，大家免了這個禮節。有許多善於奉迎的大臣，還上奏章稱頌皇上崇尚儉德；獨有那劉相國，知道嘉慶帝的心事。因此嘉慶帝便重用劉相國，有事情便和劉相國商量。到這時，和珅纔慢慢的有點覺悟。嘉慶帝和他不對了；他想如今俺仗着太上皇的勢力，諒皇上也沒奈何我。將來太上皇過世，俺便辭官不做。因此他常常進宮去，伺候着太上皇。那太上皇也非他不可。裏面一個春阿妃，外面一個和珅，終日陪伴着乾隆帝；那乾隆帝年紀也大了，沒有精力游玩，便十分相信喇嘛的經咒。常常盤着腿兒，坐在炕上，默念着